

# 清水 阿嬷

戴著觀音耳機的吳廖倫

作者◆吳念融 口述◆吳廖倫 繪者◆翁君捷

| 推薦序 |

# 台灣的生命樹

崎嶇歷盡見亨衢  
草木逢春過天晴  
萬物化育終有成  
還本歸元運自來

——給阿嬤的籤詩

不知道阿嬤有沒有為自己求過籤詩，如果有，這籤文的內容會是如何的命中註定？註定了「油麻菜籽」盪呀盪！隨風飄、落地生根的命運，也註定了永不低頭，向陽花開的一生……

那一段遙遠的歲月，阿嬤撿樹枝、蟲窩、賣香、賣米粉、賣糕餅仔，忙碌身形後的那道美麗光輝，耀眼地劃破那個亟欲破繭而出的幽閉年代。阿嬤的一生，有疑惑、有無奈、有樂天、也知命，期待與渴望的憧憬，在矛盾掙扎中，漸漸發現自我生命的價值。油麻菜是「天命」，為稻禾的成長，為成為孕育生命的沃土，黃澄澄的油麻菜花，在生命最燦爛的季節裡，宣示著用她最無私的愛，滋養呵護這片土地。

「台灣查某人」如同一只在男權社會下擺盪的風箏，緊緊地懸住一絲的命根，命根是孩子呀！養育的辛勞總是與台灣傳統女性劃上等號，無怨無悔的犧牲奉獻，「查某人」的靈魂強韌而堅定。女人的愛有一種無可取代的特殊本能，織成一張密網，守護著心愛的寶貝，努力讓自己成為生命的悍將，於是有了生生不息的泉源，帶著最蓬勃的生命韌性，自舊創中不斷站起，撐起一片天。



從飲吳家那一口生命之泉開始，阿嬤開始了她「童養媳」的一生，註定了「必然」的路——死心塌地的效忠。回溯生命履痕，阿嬤善盡了她這一生的必然，別無所求，只是認真地面對生活；面對著為人妻、為人母的課題，一肩挑起的重擔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，壓不垮的是守護的信念，和謝天、謝菩薩的虔敬，這條生命本質的道路，看似簡單平凡，卻是阿嬤用盡心力，嚐遍酸甜苦辣，用血淚交織而成，她在現實中，努力追逐著，同時也僅能對真切的人生，默默地承受著。

九十二年的漫長歲月，阿嬤形容自己像一粒不知名的種籽，被種了下來，從此枝繁葉茂，繁衍成一片林，對她而言，像奇蹟。阿嬤謙虛了，是阿嬤的「拓荒」精神，耕耘有成。白茫茫的花樹望著天，阿嬤娓娓道盡所有的思念，感謝沉默的另一半，患難與共，守護這個家；感謝紫雲巖的觀音佛祖讓她重生，解起籤詩的阿嬤，如神助般的自信光采，神氣地接受訪談。那一段曾經的滄海桑田、辛酸歲月，在她身後逐漸消褪，天光一吋吋地灑落在腳下寬闊的土地，一吋吋地爬上阿嬤的身，如此的聖潔耀眼，我們終於看到了，阿嬤有了自己的希望和將來。

阿嬤這一生的林林總總，刻劃出台灣傳統女性的生命痕跡，女性的生命論題，迴盪在那個辛勤而堅強不凋的年代裡，總是能在帶淚的笑裡找到不凡的生命高度。文中喚起的集體記憶與情感，令人為之動容，也讓我們在此可以恣意翱翔的時空裡，繼續承襲著阿嬤的生命活力，對周遭的人、事、物多一點點的關懷與包容。

一橫台灣的生命樹，永遠屹立昂揚。

洪慶峰〈行政院文建會 副主任委員〉

| 推薦序 |

## 原初豐美的生命樹



清水阿嬤吳廖偷，襁褓時就成爲一朵離葉離枝的雨夜花，落土自生，歷經苦楚，終而長成一棵繁茂大樹，繁衍了六十五個子孫。生命樹，確實是她最美好的寫照。

生命樹是原初之樹，是生命的母體，蘊藏著永不枯竭的能量，不斷自我增生，也不斷孕育他者。才五個月大，廖偷就被抱來吳家，對於自己成爲「一輩子流落在外的女兒」，她說是業命註定。被取名爲「偷」，她的人生竟如一則荒謬的隱喻，是偷來的，也是被偷走的。然而，似乎正是如此，她用盡所有能量，將自己修煉成一棵豐饒的生命樹，開發了自己，也渥灌了吳家一大家族。

漢人傳統的說法，女人都培植著一棵樹，有的寂然無花，有的滿樹豐華，說的是女人的生育能力。算命的瞎子對吳廖偷阿嬤說：「妳自己這一欖花樹，開滿白茫茫的花啊！」說的不僅是她終將繁衍六十五個子孫，他是看穿她旺盛的生命能量了。吳廖偷如草籽落土，然而她每一秒鐘都用力呼吸，用力開放，以偷來的人生，寫就動人的生命故事。

查某囡仔，油麻菜籽命，所以除了用力抓緊泥土，將根深深扎入堅硬土層，別無他法，那是一個傳統女性的生存姿態與生命容顏。除此之外，吳廖偷阿嬤筆下，更繪寫出一幅鮮活的庶民生活圖景。她寫到養母蘇楊氏姐，前夫做過日軍平定泰雅族生番的義勇兵，因戰死而得撫卹。少女時期爲了學做髮架，不小心將剪刀刺入眼瞳，一眼瞎了，另一眼流淚不止，等到眼淚止息，卻也終於失去這個世界的光明。吳廖偷阿嬤描寫養母：「眼睛像罩了一層黑紗，不透光。」寫盡了底層庶民的生活苦

境，那種黝暗不透光的生命色澤，不只是緣自一雙受傷的眼睛。

世界一如罩著黑紗的窮苦庶民，當然也有綺麗的夢想。十八歲那年的除夕夜，吳廖偷和海水哥正式送做堆了，拜過祖先，桌上多了兩道菜，就算是婚禮，生家的四個哥哥和生母勉強湊了些錢，她的嫁妝是一網碎布。而她想要的交叉皮拖鞋，則成爲一個永恆的夢。

她還有另一個夢，想要讀書識字。吳廖偷阿嬤對於這個夢，有一種說不出的執著，養家不允許，她自己學習認字，四處「問字」，算命仙、漢學先生、藥舖中醫，都是她的老師。神奇的是，她學來的字真的都用上了，七男二女的名字，都是她自己取的，缺金給金，缺水給水，清清楚楚，像缺金的老三名喚長銘，就是從報紙斗大的「銘謝惠顧」看來的。即使年逾九十，清水阿嬤吳廖偷還在南海岩觀音亭掃地，讀報紙給別人聽。她總是想像，如果年少時有機會讀書，她會變成什麼樣的人？人生會不會不一樣？

出生在上個世紀初，拖磨一生，翻過整整一個世紀，跨越台灣社會變動最大的近百年，吳廖偷阿嬤說，每一個世代的辛苦和混亂，她都經歷過了。她的生命史，正是台灣近代庶民生活史的縮影。她做過各種事，編笠仔草，走遍山林找蟲窩、打相思籽，揹著一百斤重的濕米粉，沿著火車軌道，一站站賣下去，遠到彰化估衣販賣，最後聽了觀音媽的話，在清水紫雲巖廣場旁邊，開了家餅店，承續養家阿公的手藝，成就百年老店的傳奇。她生活的苦楚在於，時時刻刻都爲了掙錢買一斗米兩斗米而奔忙，然而，她生命的能量也來自於此。



| 推薦序 |

## 牛罵頭的阿嬤——吳廖偷

儘管一個窮苦的庶民女性，與台灣政權變遷無關，然而，大歷史的動盪卻不曾放過她。吳廖偷阿媽經歷了警察嚴格的日治時期、物資匱缺的戰爭期，二二八事件死傷無數之後，動亂似乎平息了，然而，緊接著，四萬塊舊台幣兌換一塊錢新台幣，大家突然都變得更窮了，阿嬤說：「換的紙幣只是長，沒有價值。錢那麼長有什麼用？連抽屜都很難關上！」幽默話語的內面，飽含著時代的辛酸。

吳廖偷阿嬤初生即如雨夜花，她自己的詮釋是，五個月時被抱到吳家來，像是種籽落了土，卻竟然奇蹟般長成一棵繁茂大樹。四十一歲時生了幼子長銀，都已經送給別人了，她又捨不得，追到街尾要回來，也許她知道，自己這幟花樹，有足夠的能量護持這個孩子，讓他長大結實吧。

二十七歲開始為人「逼籤」的吳廖偷阿嬤，觀音媽透過她的耳朵，演繹了生命的各種際遇和可能，她似乎把幾千幾百種人生都看透看穿了。雖然能裝出悲調唱完整首雨夜花，然而，回首自己苦楚卻用力開花的一生，她的微笑卻是如此甜美，溫暖動人。

楊翠〈中興大學台灣文學所副教授〉

阿嬤，一位九十二歲的女性長者，是我從台北來到清水這三十二年期間的台語老師。我從二十三歲到今年五十五歲，認識她到現在，想想，我竟然和她的生命之歌交織了那麼長久的歲月。聖經上說，上帝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，她正是如此。她的生命樹正像阿凡達史詩中那棵族群賴以維生、生生不息、繁衍枝開、長存於天地之間的母樹一樣，六十五個子孫是花朵，是樹葉編織的桂冠，綻開在她那佈滿智慧喜憂的面容細紋之中。

猶記，我們的初識，是一個相當不落俗套的場景呢！一間古典音樂唱片、CD、書籍的「城」——「華笙音樂城」，「城主」吳長銀（現任牛罵頭文化協進會理事長）、「城主夫人」張明子皆是獸醫科系的背景。這個古老純樸的小鎮——清水鎮（嗨！阿嬤歷經了日治時期的街、郡，光復迄今的鎮，而今年二〇一〇年，將是鎮的終結，區的開始。），竟然有我在台北文化之都都很少見的專業音樂店，找了十五年稀有的巴哈「馬太受難曲」、「約翰受難曲」竟然在此相遇，呼應了我那本少年期收藏的水牛出版社《受難曲：孟德爾頌傳》。這麼多的「竟然」，命中注定了我們要做一些什麼文化使命的志業。而他們的母親正是吳廖偷阿嬤。

隔著長桌，望著她堅毅但寬容、理解世間文化、人情世情的臉，和一雙寬厚粗礪的手，和我用閩南語抬槓。因她不通國語，所以我只好用半生不熟的台語和她交談，慢慢地、漸漸地、日復一日地，我的台語日漸輪轉、靈光。而她那接近一世紀的個人故事，對我這教台灣史及古今



中外歷史的高中歷史教師而言，正是又真又活的世界現代史濃縮版。一次大戰出生，二次大戰、二二八、台灣經濟起飛、台灣民主開放、社造運動蓬勃興起……，許許多多的事件她娓娓道來，是一位女性庶民對世界的感受與觀察。但是她……，其實是一位自習（從不識字到讀報解籤）的古早庶民知識份子，只是不像謝雪紅這麼的超時代與革命性，而是在一般正常狀況下突出的「相夫教子」，又保持敏銳心靈與悲憫洞察力的女性大家族長。她引導每一位孩子在清水鎮建立不同領域的生意，如傳統婚慶喜餅、清水代表伴手禮的「百珍香」、西式麵包糕點「一美餅行」、幼兒服裝的「麗嬰房」，海線地區、甚至大台中地區，最專業、分類最詳細的「華笙音樂城」，不一而足。而華笙音樂城更是我們牛罵頭文化協進會、古典音樂協會的總部，舉辦了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六年，共十五年的牛罵頭音樂節。

而十餘年來，協會更出版了牛罵頭老照片集【一】、【二】，高美溼地、清水第一街、清水鎮植物誌……（由蔡紹斌、吳長鋸、黃朝洲、饒大經、顏名宏、蔡佩如、胡淑賢等執筆。）

亦透過社造運動，促成了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、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、大楊油庫、史蹟學校、海線社大等地區的保存與設立，這一切的公民造鎮，可以說是在華笙音樂城的幾張長桌上醞釀討論、逐步策劃而形成的。而吳廖偷阿嬤，她雖不是那麼的直接參與，但她長久的支持與鼓勵，她的同在，就是給我們「時間流逝中，只要堅持，就會留下什麼的」，那種對生命敬重、熱誠的堅毅感。

吳廖偷阿嬤，多謝（ㄊㄩㄣˋ、）、真感心，你對牛罵頭人，佱我這位外地人的愛，願上帝祝福妳，呷到一百歲，子孫滿堂、歡歡喜喜過這一世人。

主後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二日

胡淑賢〈牛罵頭文化協進會前理事長·清水高中歷史老師〉

| 自序 |

## 偷戴觀音耳機的人

吳廖偷阿媽那一代的養女，如一粒不起眼的刈菜種籽，撒在田裡，或剛好落在田埂邊緣，一旦咬住土地，就大勢聲張起來。長成之後，有大規格，並且天生異采，蟲害不侵，得以完整。稜角分明的扇葉，豎立有如鼓風的綠色夾克。

刈菜是鹹菜的前身，輪迴才要開始。驕陽下曝曬，手腳打鬆直接入桶。微溫躺下，大把粗鹽毫不留情，白刷刷腳步聲逼人，層層堆積，用鹽逼出苦水。暗無天日啊！載浮載沉，上面還有石頭、磚頭壓陣。一旦掏出，那徹底軟化之後的韌，從菜梗以下，張開如一張地圖，錯綜交織，如一趟遙遠的旅程。包藏的那個菜心，早已捲曲，只要一小口就酸得刻骨銘心。

吳廖偷阿媽，末代養女的一生，走的就是這樣旅程。被拋棄出來的生命，原不是她們所願，從頭到尾順服，走完全程，無怨無悔，一旦她們能掌控全場，天生的韌性，全浮到檯面上。阿媽就是這樣獨特的人。

吳廖偷阿媽現年九十二歲，住在清水。她生了七男二女，除了大兒子長江因做電機事業，長住高雄之外，其餘五男一女都住在鎮上，每一個都如她所願，各據一個店面。賣漢餅、賣西點麵包、嬰兒服、拜拜金紙和音樂。他們每週輪流送稀飯，順便看看老母親。

阿媽說：「我五個月大，從武鹿庄被帶到清水大街路，現在繁衍六十五個子孫，想想真可怕。」可怕裡面有幾分歡喜吧！眾多子孫，沒有一個不規規矩矩做人。她從心裡感謝，十七歲就會信觀音佛祖；



二十七歲開始，為人義務逼籤詩。她說的：是觀音佛祖穿過我的耳，跟我講的，我才會哪！這個偷戴觀音佛祖耳機的老人，有一身的傳奇。

直到現在，她仍念念不忘到清水街的文昌廟，學習國語（日語）的那兩三個月，有書讀的幸福日子。還是編織五十頂草笠吧！要識字，抓住漢學老師，街上也有算命師，開漢藥店有寫毛筆字的，就是地上撿起來的報紙也可以問人。等到累積一些數目，二十七歲那年，剛好觀音佛祖要找人，六十支籤詩解握在手上，以此為讀本，再讀山伯英台、大舜耕田、文王推車……和從前撿戲尾的忠孝節義，歌仔戲唱的陳三五娘，舉一反三，用自己豐富的想像力奔馳。「哈！籤詩再難也是四行，二十八個字。有明示有暗示。再加上黑點、白圈圈斷吉凶，巧妙運用，無籤不準。連神明都會站起來吃糕仔！」

啊！彎糕、肉餅、哈斯、土豆糖、麻糍、米糍、生仁……都是她一生的最愛。百年老店「百珍香」的名字，也是她取的，直到現在還紅到海線那一邊。

她眯起小眼睛看人。

「我開過白內障，沒有健保的年代，兩蕊花八萬塊。開了，眼睛不再遮著，亮了。可是開始戴眼鏡。」

「不識字，卻戴眼鏡騙人！」

我說：「您比那些戴眼鏡的人更厲害，並且要戴三副。一個看過



去，很準。一個看未來，也很準。一個看現在，更準！」她笑得在藤椅上喘氣。

老人幽幽地說：「我老母生七個，我有四個哥哥，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。獨獨我抱出來送人。連名字都不情願取，叫偷，小偷偷的偷。而我的小妹叫霞，多麼漂亮的名字！也沒差啦！我自己也生九個，沒有一個送人。有生意做就好了。」

其實她無師自通，生意做得起來，全靠「誠信」兩個字。她回憶：「年節，好吃的紅龜粿銷路很大。手工的時代，大約六個一斤，我也一定再秤過。不足一斤，我再補一個。清明節，用高筋麵粉擦拭的潤餅皮，良心講，已經夠好賺了，我是一斤多一兩，兩斤多兩兩，買越多送越多。別人是等客人，而我是客人排到紫雲巖觀音佛祖前。有一次，有一個人因為把紙鈔抽出來，四兩重的戒指飛了。他一說，我馬上蹲下去，櫃子、桌子、地上找遍了，就掛在桌腳看人。現在，就是一支傘也要掛起來等人來領。」

回想和吳廖偷阿姆相處的那一年，寫傳記、錄音，經過一個夏天、一個冬天就完成了。她健談，雖隨時因為解籤詩而被打斷，但她總是會接回來，並且又精又準。因為長年吃粥，飲食單純，連喝半杯黑咖啡都說很補的人，她是我接觸過，嘴巴不會臭的老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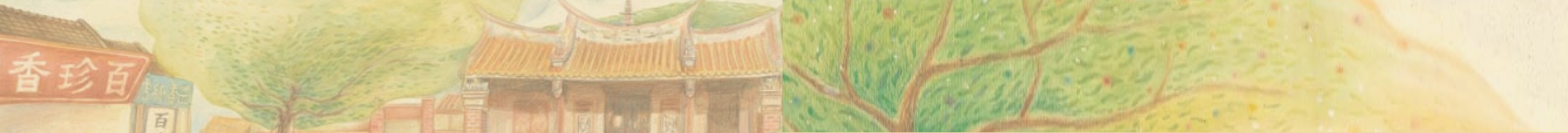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個早上，我陪她到屋後南海岩觀音亭，看排排坐的老人。她是班長，人高馬大，每個人她一點名。當她昂聲介紹我：「她是吳老

師，昨天晚上住我家來錄音！」只有她受專訪，挺神氣的。她發給每個人一杯熱麥茶，坐定，開始讀報。眾人皆醉，不，觀音佛祖前，每個人都安靜、入神。手上茶香，連觀音亭的香烟都飄得好遠。

吳廖偷阿姆，她說不識字。但張開來的報紙，她挑會的來講。

西元一九二一年，八十九年前，臺灣文化協會的年代——讀報社 Education in Newspaper，在這個傳奇式的老人身上，一讀就讀了五十五年……

吳念融〈兒童文學作家·資深社會工作者〉



# 清水阿嬤

## CONTENTS

| 推薦序 | 台灣的生命樹 ◆洪慶峰 2

| 推薦序 | 原初豐美的生命樹 ◆楊翠 4

| 推薦序 | 牛罵頭的阿嬤——吳廖偷 ◆胡淑賢 7

| 自序 | 偷戴觀音耳機的人 ◆吳念融 10

1 我的眼睛可以翻閱歷史 16

2 養父母的一家人 30

3 我先學會生火做飯 42

4 和海水哥送作堆 註定一輩子冤家 50

5 號名 疼愛孩子的開始 56

6 草館山本やまもと先生 我為多出來的麻糬效忠 66

7 二十五歲那一年 72

8 揸一百斤濕米粉、二十束香 78

9 南下的火車來 我到彰化賣估衣 86

10 海水哥到虎尾和三哥廖本 合開餅店 96

11 中秋節載中秋餅的大卡車 102

12 到石埠找雞 司公較勢和尚 114

13 每一個世代，辛苦的、混亂的，我都經歷過 122

14 我若有讀書，會變成什麼樣的人 130

15 藏在心裡的話 138

| 後記 | 清水的阿嬤、阮兜的阿伊 ◆吳長銀 144

| 附錄 1 | 年譜：吳廖偷阿嬤與清水 147

| 附錄 2 | 關於阿嬤的生命之源——清水 150

| 附錄 3 | 清水阿嬤的源頭與枝葉——  
百珍香·一美·華笙 152



遠景試閱

# 1

## 我的眼睛 可以翻閱歷史

一切一切，就是從飲那一口生命之泉開始。

遠景試閱

我生於民國七年，日本大正七年，今年剛好九十加二歲。

我個人的生活史是這樣的：當我還是在吃奶的五個月嬰兒，便由清水武鹿庄被抱往當年的臺中州大甲郡清水街十七番地<sup>1</sup>，現在，近三山國王廟的地方，當時就叫清水大街路。

距離現在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了。

<sup>1</sup> 一九二〇年之前，清水鎮當地尚稱「牛罵頭街」，因此阿嬤出生時還不叫「清水街」。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，因境內鰲峰山麓下「埤仔口」有一靈泉，清澈可鑑，本地才因而改名為「清水」，故稱「清水街」，屬臺中州大甲郡。



我沒有機會讀書。以前的人說：「從會吃飯開始，就會做事了，那是做人的本領。」我想：武鹿庄的廖家，我的生父廖九，生母陳緞，如果不是生養一大堆孩子，也不會將我抱出去給人領養吧！

我一直有燙頭髮，當為我燙髮的師傅阿美，以及在菜市場內收店租的媳婦叫起來，說：「阿姆！您的毛腳鬢角長得比一般人都低啊！」有人說：苦毛鬢毛長得又細又密，注定業命。

業障多，這點我承認。

從五個月被抱來喝養母蘇楊氏姐的奶水開始，注定長大要和她的兒子送作堆，替吳家生兒育女總共九人，一輩子死心塌地效忠吳家……一切一切，就是從飲那一口生命之泉開始。

如今，我有六男一女。除了大兒子長江，因從事輪船、大樓配電設備，遠在高雄之外；其餘五男一女分士、農、工、商，都在清水鎮內，環繞膝下。我像一棵枝葉茂密的生命樹，繁衍六十五個子孫。



雖不像演歌仔戲那樣南征北戰，但年輕時赤著腳板，不是上山撿柴枝、蟲窩、石頭賣錢，就是賣香、賣濕米粉，還有賣餅糕仔，邊走邊跑，勞碌奔波，直到現在還有人問我：「偷啊！妳也知道要歇著喘氣了吧！」

那幾年一個小中風，我趕快跪求觀音媽。我夢見觀音媽，一身白袍，拖我起來，祂說：「趕快求福祿壽三字，妳就不會死！」

我一心一意想要求好，就是醫生要我每天吊單槓一萬下，我都願意。

如果不是又跌倒，我每天到南海岩觀音媽掃地，清香爐，泡茶，讀報紙給人聽。從十三個人排排坐，到現在剩下四個。每一次失掉一個老朋友，我幾乎睡不安穩。南海岩觀音媽，我靠祂很近，初一十五，大家抽籤，敲敲鐵門，我為他們逼籤解答。現在南海岩觀音亭，換了座向，多少要人請示沒有結果，最後由我稟明：「眾弟子要為妳蓋新厝，換座向，選

一個吉時吉日，好把這樁大事完成。」一下子三個聖杯，大家歡喜，立刻牽我起來。

從我懂事開始，我就知道家裡大小的順序。

有一張照片，大約是我織草笠的年紀，十二、三歲。中間是阿爸、阿娘，兩旁是黑貓姊，海水哥和我。



時間像一根竹竿，年少的時候，大家像一竿子衣服大件小件晾在一起。距離我五個月被抱來，隔一年，我兩歲。已經又是一段遙遠的歲月了。



家中阿公吳虎最大，他會做餅，還有做結婚用的「糖塔」<sup>2</sup>。我靜靜站在一旁，看白沙沙的糖瀉入湯鍋熬出香味來。阿公用湯瓢轉來轉去，等完全溶了、黏稠了，再放進兩片木板對立。下面一個冷水鍋等很久了，糖汁又堅固一些，用橡皮筋再將木板縮緊。硬了，白色糖霜出現了，板模從中抽出，雪白的糖塔，這回如寶塔聳立，純淨潔白，站著如銀燭台一般。

<sup>2</sup> 如今「糖塔」的做法是將砂糖隔水加熱溶化後，注入預做好的寶塔模型，冷卻後再拆開，就做成了白蒼蒼的「糖塔」，約一台斤多。糖塔通常是用來迎娶媳婦用的。



阿公也做用糖絲抽成圍繞的糖蒼<sup>3</sup>、糖鴛鴦<sup>4</sup>，還有包紅豆、綠豆餡的紅龜粿<sup>5</sup>，麻糬他也會做。那一球球大蕊花，結婚專用的喜餅一個就三斤重。有凹凹凸凸的刻花，還特意滾出花邊，這手工餅可真厚重氣派。

他在我八歲時死了。生前，他疼我，信賴我吧！曾經讓我帶三角錢到街上為他買鴉片煙膏，燒的時候很香。後來日本人統治臺灣，才禁止抽鴉片。

<sup>3</sup> 將砂糖溶化，趁熱抽成長條，再切成塊狀，這種糖食就叫做「糖蒼」。可直接食用，亦可用春捲皮將之包起食用。人們也會用糖蒼供奉神明。

<sup>4</sup> 將熱砂糖注入鴛鴦模型，冷卻後拆開，就成了鴛鴦形狀的糖果，約一台斤，用來迎娶媳婦，通常十二隻裝成一籃（箱）。

<sup>5</sup> 紅龜粿是用發酵的麵糰製成，內包有紅豆、綠豆等餡料。因橢圓形狀有如龜殼，表面又刷有紅色食用顏料，故稱「紅龜粿」。通常用來祭祀神明。



# 2



## 養父母的一家人

凡事我會看著辦，想法子求生存，  
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中磨鍊出堅忍的精神。

遠景試閱

我八歲開始就懂事了，身為養女，總認命。一輩子最怕養父，只要他說一個「不」字，不用威嚴，我就嚇得破膽。



這一輩子，他對我說出第一個「不」字，  
是在我八歲時，我請求阿爸吳池讓我讀書。



那時候，日本政府推行國語（日語）  
教育，沙鹿、清水各地方都有講習所，大  
家圍在寺廟讀書，一個教室一早就開始有  
朗朗上口的聲音。

我想要去讀，阿爸卻說：「不行！」

「女孩子讀書做什麼？在家乖乖織五十頂笠仔  
就行。」他這麼告訴我。

第二次，我十五歲了，有人來清水街講習國語。臺中州大甲郡清水街，全班四、五十個人，老老少少，由日本人來教。在全班面前叫廖小倫，我一站起來，從頭唸到尾，沒有一個音讀錯。大家拍手，老師賞我很多鉛筆、簿子，都不用買。





就是後來到耶穌館再旁聽，一唸再唸，每樣都行。

可是當我再問阿爸：「可以讓我讀嗎？」

卻是一樣不行！

不過從此以後，我學會認字。從日本字母、報紙、歌本，能夠請教的，我絕不放過。算命仙、漢學先生、藥舖的中醫，每字必問，而他們每一個人總會耐心回答。

只有一次，問到「土」字，像一支凸凸的東西，漢學先生竟罵我：「女孩子學那個字做什麼？」

做一個沒有真正讀書，只會認幾個字的母親，卻能夠在這一輩子，盡責地把自己認得的字，加在每個孩子的身上，好像一輩子都管用、順利。

對我的孩子，我只求他們一輩子不缺衣食吧！

因此孩子生下三天之後，便請算命仙看他們缺什麼。缺水加水，少金多金。老三長銘，則是因為看到在地上的報紙，寫了大大的銘謝惠顧。因為欠金，就用「銘」貼上去了。

我十五歲那年，不能讀書，從此就到草館做了七年的編帽子

工作。直到二十二歲那年，生了長子長江，因為得來不易，為了專心育子才放棄編帽工作。

阿爸吳池，一生做小工擔石頭、擔磚度日，因為不要學做餅，曾被阿公打到藏進山裡躲起來。後來他活到六十一歲。

阿娘蘇楊氏姐，前夫做過日軍平定泰雅族生番的義勇兵，因為護主戰死，阿娘得到很優渥的撫卹，等到阿爸入贅，撫卹才停止。人稱她「戲旦姑」，不是會演戲，是因為名字有一個「姐」字。

她一生幾乎全瞎。原因是在少女時代，因為要學做髮架，靠得太近，那個綁髮架的人，不知身後有人，剪刀一用力，揮手就刺傷阿娘的瞳孔。鮮血直流，沒有藥物貧窮的年代，只有「怕」一個字，血流乾了就止住，結疤就算。

從那以後，另一隻眼睛就要負起全責。營養不良的年代，眼淚流不停。沒辦法，盡量流吧！可等到不流了，眼睛像罩了一層黑紗，不透光，視線就模糊了。

凡事我會看著辦，想法子求生存。大概也是因為貧窮，只有認了，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中磨鍊出來。